

知乎盐选 | 算计

算计

邹阿南怀胎到四个月的时候，特别害怕自己怀的是个皇子。

她知道，若是皇子，这一胎绝对生不下来。她的夫君成灏绝不允许她将皇子生下来。

因为，不管是按照祖宗礼法，还是按照世俗舆论，嫡长子没有理由不继承大统。他纵是对她有再多的防备、猜忌，她都是中宫皇后、他的原配发妻，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。

邹阿南左手抚摸着肚子，右手抚摸着根卦签，倚在窗边沉思着。掌事宫女小嫔递上来一杯温白水，禀告着：「皇后娘娘，圣上为您请的川陕名医到了。」邹阿南握紧了手中那枚卦签，淡淡道：「传他进来吧。」

宫中有医官署。从她怀孕伊始，便是医官署的华医官为她请平安脉。可昨日，圣上邀她去乾坤殿用早膳的时候，突然提出，换个人来负责她的胎。他笑着说，那人是川陕名医，专擅妇人生产之事。

历来宫闱之中，妇人生产，哪里有从民间请医官的规矩呢？更别提皇后所怀之嫡脉了。

圣上此举，邹阿南一霎时便明白了其中的意味。若是她腹中所怀是公主，尚可。若是皇子，恐怕，难以出生得见朝阳。这川陕名医必然早已得到圣上的密令了。

不一会儿，一个三十岁上下的男子走了进来。他穿着青色的衣衫，背着一个药箱，走路的步子缓而稳。气息吐纳之间，可见内力颇佳。他跪在地上请安，言谈举止，若竹林之风。「草民酆陌，恭请皇后娘娘万安。」

「起来吧。」邹阿南抬抬手。

小嫔掏出丝线，轻轻缠在她手腕上，另一头，递到酆陌手中。那位名叫酆陌的神医请了脉，向小嫔点点头，小嫔收了线，问道：「敢问酆大夫，我们娘娘的胎如何？」

酆陌点点头：「娘娘胎心强健有力，甚好。」说完，便从药箱里取出药来，「此安胎药乃草民家十七代祖传之方，皇后娘娘每日服用一剂便可。」

「强健有力？」邹阿南沉吟着，心内一紧，「莫非先生之意，是本宫腹中所怀，乃是男胎？」

酆陌笑笑，没有说是，也没有说不是。他俯下身来：「娘娘只管服用草民之药，一定心想事成。」

川陕名医走后，邹阿南打开那药。一股异香扑鼻而来。

邹阿南握着那药约莫半炷香的工夫，觉得嗓子有些干渴。她端起方才小嫔倒的那杯白水，喝了一口。水已经凉了，一路从口

入到肺腑，如同冷溪。

从小到大，她只喝白水，无色无味。那川陕名医留下的药散发出的异香让她不安。

她越来越紧地握住自己手中的那根卦签。这卦签是她祖父传给她父亲，她父亲又传给她的。

邹家祖传相面卜卦之事，因为算得太准，泄露天机，几代人都不得长寿。父亲在她三岁的时候便病逝了。他的病来势汹汹。阿南记得，到最后，他躺在床榻上，用瘦如枯枝的手指摸着幼女：「阿南，你的命贵而苦，全靠你自己走下去了。」

贵而苦。看似冲突，如今，阿南算是领会了。

她住在这凤鸾殿。凤鸾殿便是中宫。何谓中宫？帝宫之心，皇后所居也。她，邹阿南，是圣朝当今的皇后。

没有人知道，她为了坐到这个位置，付出过什么。

一个孤女，一个布衣之后，她的每一步，只有自己最清楚。

原本，成灏心中有喜欢的人。那人是太后宠臣之女。是她，屡屡利用天相之说，营造舆论。加之，那时候正是太后还政、朝中政权交接之际。她利用成灏作为君王的疑心，两厢挑拨，让成灏对所有与太后有关联的人起了戒备之心。

当成灏牵着她的手，走上城楼时，漫天的烟花绽放出「龙凤呈祥」的字样。

顺康十三年十月廿八，皇家的花轿将她从正宫门抬入乾坤殿。圣朝自开国以来，她是第一个从正宫门抬入的皇后。

太祖皇帝成邺、太宗皇帝成铎，皆是在登基之前已经娶妻成亲。而仁宗皇帝成筠河，也就是成灏的父亲，他终生没有立后。邹阿南的婆母，当今的太后，是以贵妃之身，生子登基，做的太后。

所有人都觉得邹阿南费尽心机当皇后，是为了那高高在上的权势，为了母仪天下的荣宠。可只有她自己知道真实的原因。

许是孕中神思困倦，邹阿南握着那异香之药，迷迷糊糊睡去了。

睡梦中，总有一种剜心之痛伴随着她。她看着她的亲人们一个个在她面前咽气。她看到母亲头也不回地改嫁。她怕极了失去。

她爱成灏，这个她从三岁就认识了的男人。只因她的祖父曾经无意中救过进宫之前、地位微末的太后一命，太后在南巡之时，偶然得知昔日的救命恩人还留有一个后人，便将她接进宫抚养。

她在宫中一住就是十三年。她跟成灏同岁，她是与他一起长大的。她懂他的宏图大略，也懂他的喜怒无常。

突然，阿南的梦境中出现成灏的脸。他英俊的面庞上带着轻蔑：「皇后，你真的以为你算计了孤吗？孤告诉你，你所有的把戏，孤都明白。孤不过是利用你打压母后罢了。孤娶了你，

但孤永远不会信你。你是孤的同谋，不是孤的爱人。像你这么心机深沉的女人，孤怎会允许你诞下皇子。」

「不！」邹阿南绝望地摇着头，伸出手，想抓住成灏，却怎么都抓不住。

白色的花瓣纷纷扬扬，一个白衣女子出现在邹阿南面前。邹阿南闻着她身上的味道，好熟悉，跟川陕名医所开之药一样的味道。

那女子伸出手，抚摸着阿南满是泪痕的脸：「想不想保住你腹中的胎儿？」邹阿南猛地点点头。

「那就吃下这药。」

「你是谁？」邹阿南问道。白衣女子笑了：「我是助你的人。」

「为什么助我？」邹阿南从小尝遍人间冷暖，她绝不相信没有缘故的好心。

「你自己会算卦，焉能不知自己一辈子是无儿无女的命？」

邹阿南沉默了。白衣女子说得对。她算到了，但她不肯认命。

道是无极生太极，胜天半子破天局。道胜天下。

白衣女子继续道：「你腹中这一胎本没有福气降生。可我算到，圣朝四世之后，有昏君，天命不佑。我乃护帝星之人，但难挡昏君降生。故而，往你腹中，送入辅星一颗，即嫡公主成

铄。她借你之腹，来人间一趟。力挽狂澜，杀伐果敢，乃镇国公主是也。」

邹阿南正咀嚼着白衣女子的话，白色花瓣已慢慢消失。睁开眼，她仍在凤鸾殿的床榻上，手握着那药。

四世之后，当今圣上成灏便是圣朝第四世君王，岂不是说下一代的君主便是昏君？

吃吧。邹阿南心一横，将那药吞入腹中。

一种说不上来的舒畅包裹着她的全身。之前那种仓皇、不安、担忧，仿佛都离她而去了。

她起身，踱步至窗外。天已经黑了，殿内灯火通明，殿外夜色茫然。只见一颗黑色星星悬于天际。她揉揉眼睛，想看得仔细些，那景象却稍纵即逝了。

黑，为煞。许就是白衣女子口中的昏君。邹阿南赶紧在心内卜了一卦。这一卦卜得极其艰难。似乎有一股冥冥之中的力量，挡在真相的前面，阻止她靠近。她用尽全身气力，只卜到「昏君之母，属相为鼠，仓鼠之子，吞食国度」。

别的，再也卜不到了。

第二日，医官署传来消息，宫中新进的两名妃嫔同时有了身孕。宛欣院的胡婕妤和雁鸣馆的孔贵仪。

邹阿南警觉起来。

这两名妃嫔，谁是仓鼠？

试探

圣上亲政不久，宫中后、妃陆续有孕，圣上觉得是上上的吉兆，有如天赐甘霖于皇家，国祚万年。

顺康十四年二月底，百花日过去不多时，他便带领后宫所有人等去奉先殿祭祖。皇后与圣上同列，持香叩拜，余者站在后头，随帝后同拜。

阿南的孕期已逾四月，身子稍有些沉，但仍是坚持着跟圣上一起行完礼。婢女小嫔欲去扶她，她摆了摆手。不管人前还是人后，她素来不是个骄矜的女子。

祭完祖，有小内侍过来回禀，前朝两位大臣求见陛下于尚书房。圣上听此，连忙去了。自去岁十月他亲政以来，一向十分勤勉。千情万绪，以国事为上。

圣上走后，小嫔笑向胡婕妤、孔贵仪二人道：「晨起，皇后娘娘命奴婢炖了几碗甜品，到这个时辰约莫已炖得软烂可口，请两位娘娘一道去凤鸾殿小坐吧？」

胡婕妤忙满面春风道：「皇后娘娘有心了，臣妾等焉有不去的道理。」

她轻轻抚了抚自己的小腹：「近来啊，臣妾总是觉得饿，从前一日食三餐，现在一日要食五六餐才好，原以为是宫中的水养

人，昨儿华医官请出喜脉来，臣妾方知，现在臣妾不是一个人在吃，是两个人在吃了。」

孔贵仪话不多，听见胡婕妤如此说，便也向小嫔点头道：「主子娘娘有心、姑娘有劳了。」

阿南朝她们两人淡淡地笑了笑。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往中宫走去。

半路上，碰着正在带兵巡逻的孔良。孔良依次向阿南、胡婕妤、孔贵仪行了礼，目光最终落在孔贵仪身上。

孔良是宫中的御林军统领，孔贵仪的亲哥哥。在当今圣上还未亲政之前，他便是圣上的心腹，羽林郎的头目，陪着圣上骑马射猎，为圣上办一些体己的私事。圣上亲政后，第一个从太后手中夺来的，便是宫中禁卫大权。此等要职，必交予心腹之人才放心。所以，孔良毫无悬念地成了御林军统领。

圣上不仅给了他高官厚禄，还纳了他的亲妹孔灵雁，也就是如今的孔贵仪。孔家算得上是圣上的「自己人」。

眼下，孔良笑着对孔贵仪说：「昨日母亲听说了娘娘的好消息，欢喜得不得了，往城东道观求了一道平安符，缝在香包里，嘱微臣一定要送到娘娘手中。」

那香包很精致，上头绣着一头憨态可掬的小牛。孔贵仪接过香包，向孔良道：「多谢兄长，多谢母亲大人。」

轿辇继续前行。小嫔看似不经意地叹道：「孔夫人为孔贵仪缝的香包真好看，奴婢瞧着，绣工一流。」

孔贵仪羞涩道：「姑娘过奖了，因本宫属牛，故而母亲大人每年都为本宫缝一个带生肖的香包。」

小嫔颌首道：「此乃孔夫人一片慈母之心。」她与皇后对视了一眼。昨晚，皇后查过内廷监的记录，胡婕妤与孔贵仪都非属鼠之人，胡婕妤属狗，孔贵仪属牛。但皇后娘娘不放心，仍想确认一下。

上京之中的官宦人家，涉及姻缘八字相配，谎报女儿的生辰年庚也是常有的事。眼前孔夫人为女儿做的香包，显然并非有意安排。故而，孔贵仪的确可以排除了。阿南在内心思忖着。

到了凤鸾殿。皇后坐在正中的软榻上，胡婕妤坐在右边，孔贵仪坐在左边。

小嫔端上甜品来，胡、孔二人欠了欠身，谢了皇后恩赏，便接过。

少顷，阿南看向胡婕妤道：「人皆道西南之地，湿瘴气重，不喜食甜。胡婕妤到上京可吃得惯？」胡婕妤出身镇南将军府。她的爹爹镇南将军胡谟，驻守西南十余载。故而，胡婕妤是在西南长大的。

胡婕妤是个鲜辣活泼之人，谁若与她说上一句话，她恨不得回上十句。宫中规矩多，她常常觉得憋闷。眼下见皇后主动问她，便如打开了话匣子一般：「皇后娘娘您有所不知，虽然臣

妾在西南长大，但口味与旁人不同，偏是爱吃甜，一日也离不得。臣妾的母亲从前爱说笑，说臣妾是远嫁的命。如今，果然是应验了。」

小嫔自然接口道：「奴婢听传言说，西南夷人养鼠而食，不知真假。胡婕妤见多识广，定是知道的。」

孔贵仪用帕子轻轻掩了口。食鼠之事，听起来便觉腌臢。

胡婕妤却道：「那些食鼠的，都是不开化的粗鄙之人。鼠是何其灵巧之物，怎能食之？臣妾在娘家的时候，便警告过府里的人，不许食鼠。」

阿南笑笑，缓缓道：「小嫔，去将本宫珍藏的那几幅骏马图拿来，送与二位妹妹。」

小嫔道了声「是」。片刻，她抱着字画出来，向胡、孔二人道：「太祖爷是马背上得的江山，咱们的圣上最是爱马之人。二位娘娘将骏马图悬于室内，圣上看了，必甚为欢喜。」

孔贵仪欣然谢了恩，接过。胡婕妤却迟疑起来。

小嫔道：「怎么？胡婕妤不喜这骏马图吗？」

胡婕妤吞吞吐吐道：「不……臣妾怎敢不喜皇后娘娘赏赐之物……实乃……实乃……臣妾的室中悬不得骏马图……」

「悬不得？为何？」

「这.....臣妾也不知为何.....反正，是出阁前，母亲叮嘱的。说.....说不能.....」

阿南开口道：「罢，各人有各人的喜好。本宫不勉强胡婕妤。」她心内的疑影已经十分深了。

子鼠为水，午马为火，水火不容，故而属鼠之人不仅屋内不能悬骏马图，亦不能身佩所有与马有关的饰物，否则，按照五行相克之理，必会带来灾厄。

胡婕妤俯身道：「谢皇后娘娘。」

两人告退之后，阿南以手扶额，倚在榻上。她昨日卜的卦，字字都在心中。

仓鼠之子，吞食国度。若这胡婕妤腹中果然是个祸害，她又怎能允其出生？

她该怎么跟圣上说，圣上才会相信？会不会适得其反，让圣上以为是她歹毒善妒，没有中宫之量，容不得他的孩子？

阿南突然想起稚时，父亲跟她说：「世间难得，是糊涂二字。」她不解，问父亲是何意。父亲长叹道：「最无奈的是，什么都能算到，却什么都改变不了。」

能卜会算之人，如同眼前有一条清澈见底的河，什么都看得见。河边却没有船，无法渡人，亦无法自渡。

天色又暗了下来。凤鸾殿的宫人们早早地准备好足量的灯油，殿内灯火通明。

皇后娘娘怕黑。凤鸾殿里，夜不熄灯，这是不成文的规矩，从掌事宫女小嫔到庭院扫地的小内侍，人人皆知，亦人人遵守。

阿南的梦魇中，总会出现一把剑，那把剑刺穿她的喉咙，血啊，就像夏日里磅礴的雨，洒得漫天都是。吃惊的是，那持剑之人，竟是自己。

这个梦境无限地轮回，一遍遍反复地在她脑海中出现，到最后，阿南连呼喊声都无法发出了。

为什么？为什么她会有这样自刎的梦。

后来，她竭力地看清那把剑，只见剑柄上刻着一朵莲花。

只有圣上到凤鸾殿安歇的时候，阿南的梦魇才会停止。那样，她便能得一夜安眠。然而，圣上到中宫来的日子屈指可数。

今晚，阿南梳洗完，准备安歇的时候，却突听内侍报：「圣上到——」阿南欲起身相迎，成灏已大踏步地走进来。

阿南为他宽衣，小嫔用铜盆端来温水。成灏用热帕子敷了脸，似松缓了一口气，道：「悬在孤心头很久的一件难事终于解决了。」

他笑了笑：「从前舅父手中的兵权被瓦解成三份，全部换上了孤自己的人。呵。此事，镇南将军府功不可没。兵权确实宜分散，认符不认将，往后，圣朝再也不会会有武将擅权之事了。」

阿南轻轻道了声：「圣上英明。」

两人和衣躺下。似累了很久，成灏沾床没多久，便睡着了。

五更天，丧钟之声忽然响彻宫廷。

二十七声。

国丧。

遗命

钟声敲得阿南心里慌极了。成灏猛地从床上坐起来。他的手蜷缩着，在发抖。

阿南也坐了起来。他们俩对视着，就像漆黑的水潭边，两株相连相望的草。

「二十七声，对吗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是.....母后？」成灏艰难地说出后面的两个字，每个字都似乎涩而苦，从肺腑里挤出来，如黄连覆上唇齿。

「是母后。」阿南注视着丈夫的眼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泛出一缕一缕的柔波。

二十七声，国丧，天下只有三人当此规格，太后、圣上、皇后。如今，他们俩好好地坐在这儿，不是太后，又会是谁呢？只是成灏不肯面对罢了。

从半年前开始，他便处心积虑地从母后手中夺权。父皇故去得早，十四年前，母后抱着两岁的他一步步走上金銮殿。母后在朝中执政多年，军政、六部、九州各总督府，朝中无人不听母后之命。就连外史请安的折子，也先呼太后万安。

母后身边有许多死忠的臣子，舅父便是她最得力的帮手。舅父定国公掌天下兵马，所有的武将都唯他马首是瞻。

母后的权力太大了，大到让他不安。他从小就被大臣们当作金銮殿上的黄口小儿，光芒完全被母后覆盖。

曾有人告诉他：「牝鸡司晨，天下乱矣。陛下纵观史书，举凡妇人掌权，焉有轻易还政者？」

成灏一遍遍读着那句「种瓜黄台下，瓜熟子离离」，看着干练智慧的母后，戒备之心日益浓烈。

他喜爱的那个女孩，与他和阿南一起长大的那个女孩，沈清欢，她的父亲沈昼是太后一手提拔的旧臣，满心满眼只认「太后之命」。

当母后有明显的赐婚之意时，成灏胆怯了。他唯恐其中有阴谋。难道母后想换一种方式，永永远远地控制他吗？

就是在那个时候，他开始与阿南越走越近。阿南无父无母，身份低微，这让他莫名安心。更让他欢喜的是，在母后与他之间，阿南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他，站在他的角度上考虑问题。阿南懂他每一寸的小心思。她为他出谋划策，她为他卜尽周全，让他一步步顺利地完朝堂上的大换血。

他和阿南一起，算计了朝堂风云，算计了所有人。

母后移宫、还政。

宰辅易位。

军政分散。

一切都按照他与她预想的那样进展着。

金碧华灯处，唯余同谋人。当天象屡屡指向中宫之时，成灏毫不犹豫地牵着阿南的手走向最高处。

他对她，三分佩服，三分忌惮，三分猜疑，剩下的一分是什么？成灏想过很多次。到最后，他想明白了，剩下的那一分，或许是真真切切的相知。他们是同类，骨子里有一样的东西。

如今，母后死了，竟然死了。

成灏忽然觉得心痛难当。成灏抱住头：「南姐，我只想让母后交权，可我从来没想让母后死.....」

他没说「孤」，他说「我」。仿佛此刻的他，只是世间一个寻常的失去母亲的孩子。他这一霎的软弱，只肯给她看见。

阿南一愣，她抱住他。他们一起长大，他们同岁，阿南只比他大了一个月。他只叫过她一次「南姐」，是她斗蟋蟀赢了他，他不经意喊出口的。当时他喊了一句，便敛了口。阿南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但没有追问。这一次，他喊得这么清晰。

「南姐。」

阿南静静地抱着他。成灏喃喃道：「母后没了.....我知道父皇走后，她很不容易。可我怎能不猜疑她。前朝因何而亡？不就是因为后宫干政、外戚专权吗？天下大乱，太祖方起义兵。前人无暇自哀，而后人哀之。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.....」

阿南一个字都没说。但她每一下轻缓地抚摸都是懂得。她就那么沉默地抚摸着他的后背。

良久。成灏叹道：「生老病死终有命。将来，我也会有母后这一日。」

「那我便与你一起死。」阿南浅浅地说着，像是说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。

帘外，掌事内监来唤。

宗亲皆赶往宫廷了。

成灏站起身来。小舟端上洗漱的水来。阿南伺候他更衣。

穿上龙袍，他所有的软弱荡然无存。他又成了一个冷漠、理智的君王，看向所有人的眼神里，带着疏离。

「太后是如何没的？」

萱瑞殿来传话的宫人恭敬道：「回圣上，心悸。」

把持朝政多年的太后，心悸而亡，崩于寝殿之中。

国丧持续了整整二十七日。

不少人私底下议论纷纷，为何太后自交权之后便有了心症？是她心气儿太要强，还是天家母子权力交接中有不为人知的内幕？当然，这些话，没有人敢在朝堂上说半句。

龙椅上的少年天子，不怒自威。如今的朝堂，已非昨日的朝堂。

闲言碎语对成灏来说，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如何让这个帝国更加繁盛昌明。他的眉宇之间，满是坚毅之气。

待国丧快完的时候，阿南的胎近五个月了，越发显怀起来。素衣之下，肚子如一座圆圆的小丘。

但她仍然惦记着仓鼠之事，一刻也不曾忘怀。

三月下旬的时候，她接到云贵发来的密函。她前些日子安插在镇南将军府的人有信儿了。

胡婕妤的属相的确是鼠。这是从胡夫人身边的老嬷嬷口中套出的消息，千真万确。

阿南握紧那密函，心中思忖了半日，有了主意。她无论如何不能让胡婕妤这一胎生下来。这个歹人，做便做了。

恰逢太后停了多日的棺要送往皇陵下葬。按规矩，灵前伺香之婢，要随主殉葬。

伺香之婢，是内廷监指派的。内廷监管事说是谁，便是谁。服从是个死，不服从，便是忤逆，也是个死。且服从安排，说出去名头好听，还可全家得享殊荣，领取皇家厚赏。故而，伺香之婢，多半是一边哀哀戚戚，一边谢皇家恩典。

下葬前一日深夜，阿南命小嫔传来那伺香婢。那女子跪在地上：「皇后娘娘传奴婢这将死之人做甚？」距离下葬只有几个时辰，她的命亦只有几个时辰了。

阿南端起铜杯里的白水，饮了一口。她的神情与铜杯中的水一样寡淡：「姑娘可以不死。」

那女子猛地抬头，仿佛自己听错了一般：「不死？」

「只要你按照本宫说的做。下葬后半半个时辰，皇陵处自有救你的人。本宫保你不死。家人的荣华，照享。」

那女子咬了咬唇：「娘娘您说，奴婢要如何做？」

凤鸾殿的烛光摇曳着。那女子将皇后的每一个字都记在了心中。

次日。

众人白衣素裹，跪在萱瑞殿。

圣上在前，皇后次之，妃嫔们再次之。往后，便是宗室皇亲、众臣命妇们。

掌事内监高喊一声：「起灵——」话音一落，跪于灵前的伺香婢突然站立起来，双目直瞪，仿佛魔怔了一般，冲到跪在人群中的胡婕妤面前，从口中吐出一粒药丸塞于她的口中。

胡婕妤被这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震蒙了，手足拼命地弹着，口中想喊什么，嘴巴却被伺香婢紧紧捂住了。

伺香婢大喝一声：「不祥之子，断不能留。」

侍卫们清醒过来，赶紧去拉扯她。她却猛地倒在地上，昏迷过去，人事不省了。

这时，人群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：「方才那声音像是太后，太后上身了！显灵了！」

众人又都跪在地上。伺香婢昏迷之前说的话，仿佛真的成了「太后遗命」。

庶女

圣上扫了一眼人群，又看了看倒在地上的伺香婢。

胡婕妤面色乌青地躺在地上，口中连声呼痛。

医官们仓皇地赶来。

圣上把目光落到阿南的身上：「母后入土的时辰改不得，该起灵还是要起灵。皇后，眼下你便留在宫中照料胡婕妤的胎吧。」

阿南点头道：「是。这是臣妾的本分。」

掌事内监问道：「圣上，这伺香婢.....」

圣上淡淡道：「既是母后借她显灵，想必是她与母后缘分匪浅。不管是昏迷着，还是醒着，该如何殉葬，便如何殉葬吧。」

「是。」掌事内监挥挥手，两名小内侍过来架起她拖着走。

在场的人都缓缓从方才那场闹剧里反应过来。

经幡打起，丧乐起奏。众人复又哀哀戚戚起来。

白色的送葬队伍有如暮冬之雪，一点点消逝在眼前。

阿南吩咐道：「将胡婕妤抬回宛欣院吧。」

胡婕妤一直在哭着。她的贴身宫女小妙握着她的手，急切道：

「二小姐，撑下去啊，撑下去啊，您想想三姨娘.....」说着，忙又掩了口。躺在地上的胡婕妤虽然已经痛到说不出话来，但仍然用凌厉的眼神瞪了小妙一眼，那眼神中满是责备。显然，小妙情急之中说错了话。

谁是二小姐？谁又是三姨娘？胡宛迟明明是镇南将军府的嫡长女啊。

三月间的上京并不热，风吹着花香，还有些凉。但阿南头上却出了一层薄薄的汗，身畔的小嫔拿锦帕轻轻地擦着。身上雪白的孝衣衬着她雪白的面庞。

宛欣院。庭院中大片大片的杜鹃，热热闹闹，如燎天火色。

胡婕妤在云贵长大，云贵之地多杜鹃，花繁而艳。她曾跟内廷监掌事提了一句，说宫中什么样名贵的花都有，却没有山野最寻常的杜鹃。因她盛宠在身，又怀有龙裔，内廷监掌事便很懂得讨好。不过是几日的工夫，便命人从云贵移植了许多到她的寝殿。

内廷监掌事说，胡婕妤您惦记这花，是这花的福气，能沾一沾龙裔的贵气，这花奔波数千里便是不枉了。

如今，胡婕妤躺在床榻上，血涓涓流着。庭院中的杜鹃花也越发如血，起起伏伏，流成一片了。

阿南坐在檐下。华医官从内间走出来，跪在地上禀道：「皇后娘娘，胡娘娘的胎……保不住了。」

阿南闭上眼，没有出声。华医官又道：「那婢女喂到胡娘娘口中的药，药性甚烈，不仅打掉了胎儿，还伤着了宫体，流血甚多。恐胡娘娘此后难以有孕了。臣等已竭尽全力，却无力回天。眼下只得多用些温润滋补之药……」

「一定要保着她的性命。」阿南语气甚轻，这几个字却说得很坚定。

「是。」

傍晚的时候，胡婕妤苏醒过来。阿南走到她的床榻边。她鲜辣活泼的神色没了，也不再叽叽喳喳地说上一箩筐的话，她双目

失神，口中喃喃念道：「应是蜀冤啼不尽，更凭颜色诉西风.....」

这是唐人吟杜鹃的词。此时，那个「冤」字却如一根针，刺着阿南的心口。

阿南定了定神，替胡婕妤掖了掖被角，温和道：「妹妹这是想家了吧？切莫悲痛过度。身体要紧。其他的，该来总会来的。」

胡婕妤用那双空洞的大眼盯着阿南：「皇后娘娘，您说，这是谁做的？」

阿南道：「那贱婢发了魔怔，着实该死。这个时辰，恐怕早已随太后入土了。妹妹你这口气，算是出了。」

「出气？」胡婕妤哭出声来，激动地坐起来。小妙赶紧往她身下垫了个枕头。「出什么气？她本来就是要死的人。臣妾腹中的龙脉何辜？白白地填送了。臣妾不信，不信这是太后显灵。臣妾在娘家的时候，便听爹爹讲过，所谓附身显灵之事，不过是别有用心之人的装神弄鬼。一定是有人处心积虑想害臣妾！那贱婢是同谋！」

「妹妹慎言！」阿南打断她。中宫威仪，让胡婕妤有所怵。她委委屈屈地敛了口。

「妹妹，太后盛年崩逝，圣上乍然失母，肠断心摧。太后显灵，莫说十分真切，便是有一分疑影，圣上也必会谨慎待之。」

今日之事，众目睽睽，想必圣上心中早有决断。岂是你口中一句装神弄鬼可以定论的？」阿南说完，站起身来。

「妹妹，你好好将养着。为了自己，也为了镇南将军府的荣辱。」她往门外走去。身后传来胡婕妤的哀啼：「我的孩儿，怎么会是不祥之子？怎么会？」

「阿娘！」她唤了一声。人哪，痛到极处，便会本能地呼唤自己的亲生母亲。

胡婕妤的亲生母亲到底是谁？她从前提起胡夫人时，都是庄重地称之曰「母亲」，从没有用这样亲昵倚赖的口气叫过「阿娘」。阿南边走边沉思着。

阿南回到凤鸾殿。

小嫔道：「娘娘今儿累了，歇息吧。」

阿南摇摇头，在檐下拿着剪刀修剪松柏。

这是她的习惯，但凡有心事，便会修剪松柏。松柏一年四季常青，她手边总有可伴之物。

阿南修得很快。剪刀的唰唰声在暮色中清晰、刺耳。

片刻，小嫔拿了封信函进来：「娘娘，云贵那边有密函过来。」

阿南放下剪刀，擦了擦手，打开密函。是她安插在镇南将军府的人写来的。

原来，镇南将军府隐藏着一个秘密。人人对此守口如瓶，故而，她安插的人入府许多日子都不知道。只因这两日，有陌生女子归宁，府中人皆说是大夫人的义女。可偶然却听大夫人唤了她一句「宛迟」，方揣测出几分。

阿南看到这里已经明白了。宫里的胡婕妤并不是真的胡宛迟。她的生身母亲想必就是小妙口中的三姨娘，在胡府地位卑微。胡婕妤不是大小姐，她是二小姐。她只是一个替嫁的庶女。

镇南将军府好大的胆子。这究竟是大夫人的先斩后奏，让胡谟不得不配合她圆谎，还是胡家夫妇合起心来，有意欺君？难道就真的以为此事做得天衣无缝、永远不会被察觉？这些武人哪，往往容易把事情想得太简单。

怪不得胡婕妤提起生肖之事，遮遮掩掩，言辞闪烁。

阿南放下信，扶额坐下。小嫔忙递上一杯温水。

阿南转动着手中的杯。

黑夜将最后一点晚霞吞尽。鸡人报：戌时了。

为什么只要涉及「仓鼠之事」，只要与之有关联，就仿佛掉入漆黑泥潭，什么也看不清呢？

这样的情况属实少有。阿南有深深的无力感。马踏星辰，江山轮转。难道，那冥冥之中的天意竟如此强大？

她想起梦中白衣女子的话。就连仙家亦不可逆此事，何况凡人乎？难道自己真的做错了吗？

阿南摇摇头。

杯中的水凉了的时节，外头内侍报：「圣上到——」她起身，成灏走了进来。

「圣上，胡婕妤的胎没了。但好在人没事。医官们已经尽力了.....」

成灏坐下来：「孤是从宛欣院过来的，已经知道胡婕妤的状况了。」

阿南绞了热帕子递给他。她总是喜欢亲自为他做这些事，就好像他是她自己的一部分。

成灏接了她的热帕子，缓缓道：「皇后，你相信母后显灵吗？」

「圣上信，臣妾便信。圣上不信，臣妾便不信。臣妾的心，同圣上一样。」

「呵。」成灏将毛巾覆在脸上。

「那伺香婢已经殉葬了。皇后，你该放心了。」

阿南想说什么，成灏却已经擦完脸，起身了：「皇后，胡婕妤那边，孤会安抚，将她晋到妃位，也算是对镇南将军府有个交代。母后显灵之事，到此为止。」

他走到她身边，轻轻说了句：「皇后当有容人之量。莫要耗完孤对你的情分。」

权衡

成灏说到「情分」二字的时候。阿南的眼前突然闪现顺康元年的初秋。宫中的银杏转黄，梧桐的叶子缱绻又疲倦地从树上跌落。每一片都像是在风里奔波了许久，辨认着坠落的路途。那些落叶铺了满庭院的柔软。三岁的她被带到乾坤殿，她穿着暗色的衣衫，头上戴着那根父亲留给她的卦签。她看着一个与她同龄的小男孩在斗蛐蛐。

那小男孩眉头紧锁，全神贯注，眼里透着必胜的决心和王者的肃杀之气。她看到他的衣服上用金丝线绣着龙的图案，她知道他就是当今幼帝。天底下除了君王没有人配穿龙纹。为天之子，真龙之嗣。

那龙纹，如寒夜之火，让阿南想要靠近、想要取暖。仿佛自己便是那随秋风舞倦了的落叶，有了心安的归处。

自父亲去世、母亲改嫁之后，她辗转寄人篱下，早已学会了「不干己事不开口，一问摇头三不知」。她不是多语、爱出风头的人，可她忍不住跟他说话了。

她告诉他，他手中那只勇猛的蛐蛐必败。果然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恼怒地问他为什么，明明这只蛐蛐是占尽了优势的。

她通过那只前时取胜、洋洋得意的蛐蛐，告诉他一个道理：恃国家之大，矜民人之众，欲见威于敌者，谓之骄兵，兵骄者灭。

后来的事实证明，她说的果然是对的。他手中的蚰蚰真的败了。

他从此喜欢跟她一起玩蚰蚰，也喜欢从她口中听到一些关于他拿捏不准的事情的意见。

她原本以为，这样就是极好的。直到她看到他与沈清欢在一起嬉闹，他脸上的笑容，她从来没见过。

那一刻，阿南懂得了，跟她在一起的成灏，是老成持重的。但他从来没有在她面前心无旁骛地笑过。她渴望见到那张她从未拥有过的笑脸。然而，直到她入主中宫，做了他的妻，仍然未能拥有。

情分。他与她的情分是什么？是她在凤鸾殿一日一日的守望。是她每一分、每一毫的谨小慎微。

大婚那晚，龙凤烛彻夜不熄。她夜半醒来，看到他出神地凝望着殿外的红梅。她假装睡着了。但红梅却成了她的心梗。

红梅，是他为沈清欢种的。她终是没能赢了沈清欢啊。纵便是沈清欢没有进宫，纵便是他在沈清欢与她之间选择了她。

此时，阿南看着成灏的眼睛。

「圣上，臣妾并非没有容人之量。臣妾与您相伴十余载，您应该明白，臣妾不管做什么，都是一心为了您着想。」她缓缓地讲出她梦里的征兆、她卜的卦象。

昏君之母，属相为鼠。仓鼠之子，吞食国度。

成灏原本迈开的步子收了回来，复又坐在了椅子上。

他沉默了良久，方开了口：「你的意思是，胡婕妤的真实属相为鼠，可能是仓鼠之母？」

「是。臣妾虽然卜不到确切的消息。但就算是有这个可能，圣上，您觉得能留吗？」

成灏疑心非常大，阿南一直都明白。纵使胡婕妤不是真正的仓鼠之母，但只要她是「鼠」，那么成灏就不会冒那份险。他不会允许他最在意的东西有一丝被毁掉的可能。

「皇后。」成灏的目光略略柔和下来。他似乎想明白了。

「今天母后灵前那出戏，是做给别人看的？」

「嗯。」

众目睽睽之下，伺香婢借着太后之口，说出「不祥之子」这四个字，镇南将军府怎敢再追问此事？

胡婕妤就算失了龙裔、损了胎体，但既是太后显灵，武将们也没有理由对当今圣上有何怨怼。

于大局无碍。

「你知道母后其实并没有崩逝，是吗？」这件事成灏也是通过母后的贴身近臣留下的一封信函才确定的。母后将朝堂留给了他，将后半生留给了自己。她交权之后，不愿也不必再待在宫

廷。闲云野鹤，江湖去也。她不过是用死亡的方式，得到自由。

阿南点了点头。是的，她知道。

「圣上，母后到底是不是真的崩逝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重要的是满朝的文武、天下的子民都相信母后崩逝了。他们都知道母后崩逝后，您伤心欲绝。这对您、对母后，都是好事。」

太后掌权半生，雷霆手段，政敌无数，如今隐姓埋名出宫，知情的人每多一个，她的危险便多一分。

成灏看着阿南，眉宇间云深不知处。她又一次地想在了他的前头。她做事总是这样周全。

她就像深不可测的渊。他越发像在深渊边行走的人。

阿南知道，她若不告诉成灏这一切，成灏会以为中宫善妒，以为她心如蛇蝎。她若告诉他这一切，就像现在这般，他对她心底的忌惮必又会更多一分。

总有取舍，总得取舍。

他与她的情分就是这么小心翼翼又稀薄。

橘色的烛光，如同多情的佳人，与夜风摇摆着旖旎。

「告诉内廷监的人，从此，生肖为鼠的女子不必再进宫。」成灏道。

「是。」

索性从源头上杜绝了。

「为了避免再度发生冒名进宫之事，皇后，此后，你便与内廷监一同把关。」

「是。」

选妃嫔的权力交到了阿南手中。

「胡家换人的事，皇后继续佯作不知便可。镇南将军府，孤还用得着。」

「是。」

朝政的权衡永远是摆在首位。

「卦象之事，切莫传出去，恐为别有用心之人或番邦所利用。」

「是。」

这个是正常的。四世之后有昏君，岂不是说明圣朝气数将尽？怎能为外人所知呢。

交代完，阿南以为他要离去了。他却留了下来。

和衣而眠。阿南躺在他身边，他用手轻轻抚摸着她如小丘一样的腹。

阿南突然感受到了胎动，腹中的孩儿在踢她的肚皮。成灏也感受到了。

他们对望着，笑了笑。所有的算计与权衡仿佛在这一刻都暂时隐匿了。

这对少年夫妻共同面对的，不仅是孩子，还有风、有雨、有圣朝将要面临的未知。

阿南想，这一夜终于无须做那个梦了，那个自刎的梦。

只要成灏睡在她身边，她便不会做这个梦。她就不用一遍遍地面对惨烈的死亡，一遍遍地面对那种深深的无奈与悲苦，一遍遍地面对漫天的鲜血。

那无尽的涅槃与轮回。

春日过了，夏日来了。宛欣院的杜鹃谢了。

胡婕妤晋了宛妃，从三品升为一品，伺候的宫人比从前多了三倍，月银也比从前多了三倍。从娘家镇南将军府陪嫁进宫的小妙做了宛欣院的掌事宫女。一切都尽量遂着她的心。

宛妃在床榻上将养了四个月。到七月底的时候，才出门走动。

病好以后，她像变了个人似的，与中宫走动亲昵起来。她跟阿南说，知道自己这一生没了指望，不过求着依靠皇后娘娘这棵大树，得一晌荫蔽罢了。皇后娘娘若有使得着她的地方，尽管吩咐。她愿为皇后娘娘赴汤蹈火。

阿南听了这话，只淡淡笑笑，劝慰她几句。但宛妃仍是每日都来，一派热络。

自上次宛妃出事，孔贵仪越发小心。她的月份渐渐地大了，阿南免了她的请安礼。她索性从早到晚，闷在雁鸣馆，足不出户。

为中宫保胎的川陕名医说了，皇后的临盆之日仅剩半月有余。

眼下阿南最在意的，就是腹中孩儿的平安。

有一晚，阿南独自安歇。凤鸾殿的宫人们照旧例，添上足足的灯油。然而到了半夜，阿南从睡梦中惊醒的时候，见寝殿是黑的，一阵老鼠叽叽喳喳的叫声传来。原来是老鼠偷吃了灯油，所以灯灭了。

黑暗如浪，让阿南有一种溺水的绝望。她尖叫起来：「来人！快来人！」

乾坤殿怎么会进老鼠？她一阵腹痛。仿佛有什么东西从她的身体里下坠。

宫人们急促奔跑而来。

产子

黑暗中，阿南摸到了婢女小嫫的手。

「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。」小嫫在焦急地唤她。

凤鸾殿的灯被点亮。满宫里不见老鼠的影子。方才那些叽叽喳喳的声音，好似幻听一般。

阿南像一个从深深的水底被打捞上的人，艰难地喘着气。她口中迷迷糊糊说了句什么。小嫔没听清，将耳朵凑上去，方听到她在喃喃叫着：「圣上……」

几个宫人将皇后扶回了榻上。奉圣旨为皇后保胎的川陕名医酆陌急匆匆赶来，宫中医官署的几名医官也来了。嬷嬷宫女们时而端着水盆进来，时而又端着水盆出去。凤鸾殿里人影憧憧。

阿南流了好多的血，但是她一声也没叫唤。

众人纷纷纳罕，历来见宫闱或民间产子者多矣，中宫邹皇后是他们这辈子见过的唯一在生产时不呼痛的女子。异常的沉默，让凤鸾殿的产房是那么与众不同。

阿南睁大双眼看着帐顶的金丝凤凰，耳畔是人们在床前走来走去脚步声，腹中一阵阵剧烈的抽痛让她恨不得将身体蜷缩到一处。

她紧抿着嘴唇，意识一点点涣散，烛影晃着，她昏了过去。

几个经年的喜嬷对视了一眼，皇后昏迷，使不上劲儿，孩子卡在产道，眼下只能冒冒险，将手伸进产道，把孩子拉扯出来。

小嫔问凤鸾殿的掌事内监春海：「今晚圣上歇在哪儿了？」春海答道：「当下正是夏秋时节，黄河又闹了水患，圣上跟一帮大人在尚书房议事呢，吩咐任何人不得前去打扰。」

小嫔看了看床上的阿南，咬咬牙：「我去喊圣上来。」春海道：「姑娘，只怕你去了尚书房，也见不到圣上。」

小嫔听了这话，仍执拗地走了出去。

尚书房里。工部侍郎刘存向圣上道：「太宗大章年间，吕德大人以拓宽河道为法，舒缓水流，几番控制了灾情，深受太宗皇帝赏识。但，此法终治标难治本，河道越宽，流速越小，泥沙沉淀便会越高。长年累月，河床便会抬高。是而，水患屡屡不绝。」

河道总督李呈说道：「今年夏季，豫州一带，雨水甚多。故而灾情比往常要严重。水淹良田，臣已全力救灾，不敢懈怠分毫。」

成灏皱着眉头：「最要紧的，是疏散黄河两岸的百姓，百姓的性命是最要紧的。没有百姓，要粮食何用？」

「是。」河道总督赶紧俯身道。

「吕德如今在何处？孤记得，他是三皇伯的外祖。」

「回圣上，您记得没错。吕德乃太宗妃嫔吕娘娘之亲父。他年事已高，早在长乐年间就亡故了。」

「如今，举目望去，朝野之中，倒无有擅水利之人了。」成灏叹道。

内侍小舟递来一盏菊花茶。圣上这几日上火，口内都生出疮来了。

「河道越宽，流速越小，泥沙沉积……」成灏站起身来，反复念叨着这几句话。忽然，他灵光一现，急急向几位大臣道：「孤想到一个法子，或可一试！」

「孤幼年时，曾随母后南巡。皇家船只，行水路数日。孤发现一个问题，水流越急的地方，水越清澈。倒是水缓之处，水里沉积之物甚多，水愈浑浊。从前，吕德大人数次拓宽黄河之河道，虽将水患暂时控制住了，但却遗留下许多问题。从长远来看，反倒不利于治灾。」

成灏说着，站起身来，将袖口挽于身后，在书房中来回踱步。

「孤认为，不若将河道收紧，同时引其他水源入黄河，增加流速，从而冲走水底沉积的泥沙。如此，无须经常梳理河道，河道自己就能进行清理。」

这个说法较之以往属实新奇，大臣们面面相觑，无人敢接下音。

按照常规的想法，本来黄河已经在闹水患了，还要往里加水，岂非让它愈发溢出来？这个思路太逆向了。

眼前这位少年天子实在是……

「圣上，此法前人未曾用过，如若适得其反，其后果属实严重，恐惹民怨。圣上请三思。」工部侍郎刘存谨慎道。

「刘卿，孤自是知道此事非同小可。太师朱先生曾对孤讲过，天子当知民难，知民之苦，存爱民之心。孤怎会随意拿此等国

家大事、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开玩笑？卿等想想——」

成灏看着眼前几位重臣：「同样是黄河之水，为何上游从不闹灾呢？」

刘存哑口无言。细思，确实是这个道理。

「上流河道窄，流速快。故而从不闹灾。」

成灏复又坐到龙椅上，眼中的神色愈发坚定。

「孤已有决断，收河道，引清水入黄河。」

几位大臣思虑一番，跪在地上：「谨遵圣命。」

「跪安吧。」

「是。」

大臣们跪安后，成灏沉郁了数日的心情轻快了不少，脑海中紧绷的弦略略松弛。

先祖们栉风沐雨地创下基业，他不愿只做个守成之君。他想让圣朝在他的手中更加强大，国库充盈，大实仓廩，道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治之世。这是他的雄心，亦是他的宏愿。

手边的菊花茶已经凉透了。成灏端起，一饮而尽。

这时，突听门外一个女子的声音焦急地喊着：「圣上！圣上！」侍卫们拦阻着：「圣上有令，任何人不许前去打扰。」

「奴婢是凤鸾殿的人，有急事求见圣上。」

侍卫道：「不管你是哪宫的，皇命就是皇命，必须遵守。」

那女子高声道：「中宫生产，兹事体大，尔等就不能通融吗？」

侍卫们迟疑着，一面不敢得罪凤鸾殿，一面又不敢贸然进殿打扰圣上。那女子趁他们恍神的当口儿，直接冲了进来。

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：「圣上，求您移驾凤鸾殿。皇后娘娘昏过去了。」

成灏刚喝完菊花茶，看着那女子。他对各宫的宫人们不甚留心，但他知道，眼前这个婢女是中宫的掌事宫女，皇后在这宫中最信赖的人。他从没留心看过她。今夜，见此情形，倒觉得她颇为忠勇。

侍卫们已跟了进来，忙向圣上告罪。成灏摆摆手，他们退了出去。

「孤记得，皇后娘娘还有半月才到生产之期啊。」

「是。但今晚皇后娘娘不知怎的，惊动了胎气，早产了。」小嫔答道。成灏沉吟道：「自古妇人生产，如过鬼门关。皇后既然早产，想必侍产大夫和宫中的医官们、专事妇人生产的喜嬷

们都到了。孤去了，也进不得产房。去了也无甚作用，不如在此静候佳音。」

「圣上，皇后娘娘昏迷前一直在叫您。您如果能守在凤鸾殿，皇后娘娘一定能感受到。她要是睁开眼，第一眼看到的是您，会有多高兴啊。」小嫔恳求道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在烛光下，晶莹如玉。

成灏的心，和软了许多。

川陕名医早早便告诉过他，皇后这一胎是公主。这是他的第一个孩子，圣朝的长公主。

他起身：「好，孤随你去。」小嫔的脸上绽开一个笑容：「谢圣上。」

七月到了尾声。宫中的兰花开得到处都是，空气里飘浮着馨香。怪不得人们通常把七月，叫作兰月。

民间又把七月叫鬼月。传说这个月鬼门打开，到七月底的时候又重新关上。

今日，正好儿是七月的最后一天。

成灏刚走到凤鸾殿的那一刻，就听到喜嬷的声音：「生了！皇后娘娘生了！是个漂亮的公主！」

喜嬷把孩子抱到外间，成灏接过。那孩子与寻常新生的孩子不同，声音嘹亮，不啼反喜。

「公主是哪个时辰生的？」

喜嬷嬷道：「刚好子时。」

「那便是新的一日了。公主的生辰是八月的起始。」

众人皆跪在地上：「恭喜圣上，恭喜皇后娘娘。」

成灏看着怀里的婴孩。那孩子有一双清澈无比的眼睛。

华乐

那清澈竟让成灏想到了冬雨里开到极致的梅花。

侍产大夫、医官还有喜嬷嬷，以及凤鸾殿所有的宫人黑压压地跪了一屋子。

成灏抬头，说了句：「赏——」

众人慌忙谢恩。殿内一片喜气洋洋。

阿南在昏迷的时候，又看到了那个白衣女子。她时而是风中摇曳的一株梅，时而化作花雨从天而落。她微笑着看着阿南，割破自己的手指。她的血流出来，化作药引，流到阿南的腹中。

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」阿南问她。

她一挥手，眼前出现一面镜湖，镜湖里投映着许多画面，那么清晰。

四海八荒，祁连山。一条真龙从云雾中飞来，与祁连山顶一株白梅两两相望。真龙绕着白梅，为她下了一场雨，一场只与她有关的雨。那白梅受了真龙的雨泽，愈发仙气缥缈。

后来，白梅化作一位美貌的女子，真龙化作一位英武的男人，两人或是腾云驾雾，或是戏于山涧。祁连山顶常常落雪，他们在嬉闹中白了头。人们把祁连山叫作白山。白雪皑皑，白头千年。

真龙与花仙相恋，触犯天条。真龙下凡，为人间天子。白梅在轮回台送他，看着他的魂魄入了六道。她的眼泪落在他的手心，和所有的记忆一起被封存。白梅被贬为妖，一世一世地保他一家一姓的江山。

阿南不觉看怔了。

她问道：「如今，真龙何在？」白衣女子笑道：「了却人间千年债，得见心头万世人。」

她与他被天帝所罚，千年不能相见。一千年后，她与他就整整相识一万年了。她相信他一定还记得她，就跟她一直记得他一样。他的江山，是她在这一千年飘荡里的念想。

他为她下了一场雨。一切的起始，便是那一场雨。

「你用一千年时间，去等一个人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原来我总以为世人痴惘，原来仙家亦不可免。」

白衣女子的裙角飞扬着。她笑而不语，若非因为痴惘，她早已位列上仙，若非因为痴惘，她不必流落人间。可她从未后悔过她的痴惘。

阿南看着她越飘越远，问道：「一千年很漫长，你要去哪儿？」

白衣女子的声音带着梅花的香气在天地间飘荡着：「邹阿南，你的女儿非等闲之人。将来，你若听她的话，可保性命周全。你若不肯听她的话，你的梦魇，就是你的结局。」

你的梦魇就是你的结局，你的梦魇就是你的结局，你的梦魇就是你的结局.....这句话像针一样，刺入阿南的脑海。

她猛地睁开眼。成灏抱着孩子坐在她的床头。

「皇后娘娘醒了！」小嫔用袖口擦了把眼泪，忙命小宫人递上一碗早已煮好的枣粥。那枣粥软而糯，温度恰好。

阿南看着成灏，苍白的嘴角抿出一个笑容：「圣上来了。」

成灏将孩子抱得近了些：「皇后你看，公主甚美。从落地便不哭，一直是欢喜的。」

阿南点点头：「圣上喜欢，便是极好的。」

公主睁着湿漉漉的眼，一会儿看看成灏，一会儿看看阿南。

成灏道：「孤想为公主取名铎字，封号华乐，皇后意下如何？」

阿南颌首：「谢圣上。」

宫人们再度跪在地上：「恭祝华乐公主千岁安康。」

成灏将公主递给守在一旁的奶娘。他握住阿南的手：「此番皇后受苦了，多加休养。」

阿南摇摇头。她张口欲说老鼠的事，想了想，又咽下。

小嫔扶阿南半倚在床榻上，轻轻将枣粥送入她口中。

这一晚，成灏躺在榻上，闭上眼，舒了口气。他在心底给自己过的刑终于结束了。他一直隐隐地害怕皇后生产的这一刻。尽管川陕名医告诉他，绝不会误判。但他仍是思虑到了这一层可能。事无万全，成灏做了两手准备。喜嬷们已接到密旨，若皇后诞下皇子，便让其生来窒息。

是而，小嫔唤他的时候，他犹豫。他不忍面对那样的可能。

好在，川陕名医并没有误判。铄儿，真的是皆大欢喜。

成灏隔着帘栊看着窗外的月亮。看着奏折忧心了很久，水患终于有了解决的新思路。皇后诞下公主，免去他们之间残害骨肉的尴尬与难堪。

成灏觉得，一切都是如愿的。

翌日，他在金銮殿上下达了「收紧河道，引清入黄」的政令，不出所料的，群臣一片哗然。昨夜在尚书房参与议事的工部侍郎刘存第一个站了出来，立场鲜明地表态，支持圣上。

风向一刮，众人便领会了。

最终，圣上的政令得以顺利下达。成灏对刘存亦高看了一眼。

九月伊始，阿南满了月子的时候，便恢复了产前的灵动。她原本想留着酆陌在宫中做医官，却发现他已经不辞而别了。宫中的安平观空空如也，没有一丝他存在过的痕迹。萍踪仙影，无处可寻。

阿南坐在凤鸾殿的大椅上，想着生产那夜听到的鼠声。那绝不会是幻听。

她细细查问了那日守夜的宫人与内侍，灯油备得很足，是实情。若非老鼠偷吃灯油，咬断灯芯，怎么可能突然灯灭呢？

那些老鼠是从哪里来的？为何眨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找遍整个宫殿，都找不到了呢？是谁有意在做此事？意欲何为？

小嫔递上一杯白水，阿南一边喝着，一边思量着后宫中的人。

雁鸣馆的孔贵仪，肚里怀着孩子，且有了月份，整日闷在雁鸣馆中不出来。她胆子小，话又少，不太像是做这等事的人。

宛妃.....

阿南转动着手中的杯子。宛妃常来凤鸾殿，有下手的时机。不拘跟哪个小宫人串通，偷偷放一窝耗子进来，倒是很有可能。且她说过，鼠是灵动之物。她是喜鼠之人，又肖鼠，难免让人把她和鼠联系到一处。

难道她知道自己腹中胎儿不存的真相，趁此报复？阿南看了看站在自己身边的小嫔，不经意地问道：「这件事，你怎么看？」

小嫔想了想，缓缓道：「鼠来，灯灭，皇后娘娘您梦魇惊叫。如若您有所不测，便遂了她的心吧，也不枉她一趟趟往凤鸾殿跑。可娘娘与公主吉人天相，天神庇佑，岂是小人能祸害得了的？」

阿南将手中的杯子握得紧了些。

「你也觉得是宛妃吗？」

「是。」

阿南端起杯中的白水，饮尽，不动声色道：「圣上说了，镇南将军府，还有用处。既如此，宛妃现时在宫中就得好好的。」

小嫔低头。

「让内廷监换两个小内侍去宛欣院。内廷监的掌事一定懂本宫的意思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她的错处，本宫记着。此时不追究，不代表永远不追究。」

阿南用眼角处看了看小嫔。小嫔俯身道了声「是」，便出去了。

一个月后，凤鸾殿的几位宫人或因身子不适，或因偷盗，被驱逐出中宫。那几位宫人有一个共同点：都是皇后娘娘生产那日值夜的人。

十一月十八日，孔贵仪临盆。

是夜，皇长子诞于雁鸣馆。

圣上为其赐名曰：诰。

瞻彼中林，诰诰其鹿。圣上借皇长子的名字，向上苍祈求子嗣众多。

孔家一时间在朝堂出尽了风头。一向不大起眼的孔贵仪成了众人瞩目的皇长子之母。

次年二月底，太后的丧期一过，刘家的七小姐、工部侍郎刘存独女刘清漪便进了宫，成了圣上守丧之后纳的第一个妃嫔。

圣上赐刘清漪五品芳仪的位分，居于文茵阁。

彼时，华乐公主已然半岁，皇长子三月有余了。

挠脸

文茵阁在御湖的东侧，离雁鸣馆不远。

孔灵雁自生了皇长子成诰后，晋到了妃位。圣上另赐其封号「祥」。雁鸣馆今非昔比，许多命妇上赶着前去巴结，门前来客络绎不绝。皇长子每到夜间，啼哭不止，祥妃甚觉劳神，无

暇应对来客们。好在她从娘家孔府带进宫的陪嫁丫头小婵甚是能干，待人接物，周全妥帖。她助祥妃料理着雁鸣馆的事宜，在后宫诸人及朝廷命妇之间，八面玲珑。

医官署为孔灵雁侍胎的医官跟圣上说，祥妃身量矮小，但皇长子生来块头颇大，故而，祥妃因生育皇长子，身体损耗甚巨，气血大亏。

圣上看顾孔家一直以来鞍前马后的付出，亦体恤祥妃为生育皇长子遭的罪，故下旨，封孔灵雁的母亲为一品诰命夫人。

春浓烈地来了，宫中百花盛开。各宫各院飘荡着花香。风都是绵软的，带着丝丝的甜味儿。

凤鸾殿的早晨，阿南刚起身，宛妃就来了。她每日都是第一个来请安的。她很喜欢华乐公主。巧的是，华乐公主也似乎很喜欢看到她，时常对着她咯咯地笑。

宛妃虽然是未曾抚育过孩子的人，但往往抱着华乐公主，就舍不得撒手了。有一回，华乐公主尿在了她的云缎衣裳上头，她也不生气，点着公主的鼻子，叫小淘气。

今日，宛妃向阿南行过礼，便又习惯性地从奶娘手中接过公主。

小嫔笑道：「宛妃娘娘当心些，公主现在顶爱揪人耳饰、簪环。」

宛妃笑笑：「不打紧。揪便让她揪去。又不疼。怕甚。」

她自小跟家中的老仆学过一点子口技，会模仿鸟儿的叫声。华乐公主睁着大眼睛看着她，一大一小，笑作一团，倒像是娘俩似的。

阿南梳洗完，端庄地坐到正厅当中的椅子上。刘清漪来了，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行礼。

工部侍郎刘存娶了三房妻妾，生了六个儿子。大夫人快四十岁，才生得一个嫡女。刘清漪在府中甚是受宠，是一家子的掌上明珠。她乍进宫，位分是最末的，一时间，似乎难以接受这种见人便跪的落差，眉眼间流露着遮不住的争强好胜。

她向阿南行罢礼，遂又向抱着孩子的宛妃行了个礼。

阿南唤小嫔赐茶。她接过茶，坐下，向阿南笑道：「皇后娘娘听说了吗？」

阿南浅浅笑笑，并不接她的下音。

她自顾道：「宫中的人都议论呢，原来是皇后您的母家承恩，怎么轮到别人了呢？圣上虽是体恤臣下之意，但她自个儿也该知道些分寸。不能踩着梯子就敢上坡。雁鸣馆的掌事宫女小婵，甚是拿腔，动辄就说自己从前是一品诰命夫人调教出来的。呵，若无皇长子，哪里就有一品诰命夫人了？」

阿南仍是笑笑，不说话。皇后娘娘的母家的确该承恩，可邹家现已无人，谁来承恩？

想必这一点，刘芳仪也知道，不过是想撺掇着皇后治一治祥妃，出一出气罢了。至于为什么有气。呵。文茵阁跟雁鸣馆相邻，日日看着他人鲜花着锦，生了嫉妒之心。

宛妃心直口快，道：「妹妹，昨儿晚上圣上是不是去了雁鸣馆，圣驾路过你门前了吧？」

刘芳仪嗤道：「总拿皇长子说事儿，有的没的，就喊圣上去一遭儿。依臣妾看，不过是由头罢了。什么不适？什么夜啼？又不是耗子。耗子到了晚上才闹腾呢！」

宛妃看着公主，眼尾却扫向刘芳仪，笑道：「好大的酸味儿！今儿晌午吃饺子，连醋都不用搁了。」

在场的宫人皆捂着嘴偷笑。

刘芳仪懊恼地嘟着嘴。后宫诸人之中，她年纪最小，说话常常不防头。

圣上夸过她娇俏。阿南对她很是宽容，从不训斥，不拘她说什么，就当耳畔一阵风，过了，便过了。

眼下，她这句话，却让阿南心内略略一动。

这时，外头的内侍报：「祥妃娘娘到——」

孔灵雁款款地走进来。她身后跟着小婵及一众宫人们，还有抱着皇长子的奶娘。

奶娘按规矩在祥妃磕头请安后，抱着皇长子跪在地上：「诜皇子恭请母后金安。」

阿南道了免礼，赐了座。那皇长子抬眼见到宛妃怀里的华乐公主就「哇」地哭出声来。奶娘忙抱着哄，却无论如何都哄不好。

孔灵雁尴尬地告罪。

阿南摇头：「不妨。」转而又道，「诜皇子的夜啼症还是不见好吗？」

孔灵雁道：「回皇后娘娘，不仅不见好，似乎还加重了。医官署的华医官上次开了一个方子，说是取牵牛子七粒，捣碎，用温水调成糊状，临睡前外敷于肚脐上。臣妾试了。仍无甚作用。」

奶娘抱着诜皇子晃晃悠悠地哄着。离了殿内，走到檐下，似乎好些了，哭声渐止。

阿南道：「诜皇子似乎不大喜欢来这里。妹妹，你带着孩子回去吧。日后不必天天携子来请安了。心意到了，本宫便领了。」孔灵雁忙跪在地上：「臣妾惶恐。皇后娘娘是他的嫡母，他怎会不喜来这里。原该日日来请安的。」

这时，刘芳仪道：「对中宫的恭敬在心里，不在嘴上，祥妃姐姐若真的心里惶恐，就不该误了请安的时辰，来得这样晚。知道的呢，说你是来请安。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你是来炫耀。」

「你！」孔灵雁一向话少，她纵是气到极处，憋红了面孔，也没有刘芳仪的伶牙俐齿。

「刘家的女儿，便是这样不知尊卑的吗？」孔灵雁的婢女小婵道。刘芳仪道：「尊卑设次序，事物齐纪纲。不知尊卑的，是你，还是本宫？主子们说话，轮得到你插嘴吗？还是说，雁鸣馆现在自以为有了身份，便是下人，也知欺人三分了？」

小嫔轻咳了一声。众人看了看阿南的脸色，止了口。

孔灵雁低头道：「误了请安的时辰，着实是臣妾不该。但昨儿夜里因着诰儿啼哭，闹到半夜不曾睡，所以.....终是臣妾的不是，向皇后娘娘请罪。」

阿南浅笑道：「妹妹言重了。妹妹的苦衷，本宫怎能不知？刘芳仪初进宫，年纪又小，口没遮掩，大家同侍圣上，都是姐妹，你莫要与她计较。想来，圣上也是希望咱们后宫一团和气的。」

「是。」孔灵雁招手，唤奶娘将诰皇子抱进来，欲跪安告退。

谁知，奶娘抱着他经过宛妃抱着的华乐公主身边，华乐公主一伸手，便在诰皇子脸上抓了一道——

小孩儿家，手且嫩着，抓得并不重，诰皇子却拼了命地号啕大哭起来。

这厢，宛妃怀里的华乐公主睁大眼睛，无辜地吃着手，仿佛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事。

孔灵雁心疼得要命。

抱着公主的宛妃探头一看，见诰皇子的脸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，便松了口气：「还好不重。」

孔灵雁一听这话，一早上积压的火气「噌」一下燃了起来：

「宛姐姐这话是何意啊？敢情您没做过娘，不知道娘的心疼。纵是抓得不重，诰儿也惊着了，非同小可，岂是能大意的？您抱着孩子怎么就这么不留神？」

那句「没做过娘」刺到了宛妃。她当初可是跟孔灵雁同时怀的孕。她的位分还比孔灵雁高。结果，她流产了，孔灵雁倒是顺顺当当生下皇长子。虽然同在妃位，可因为孔灵雁有御赐的封号，硬生生比她尊贵了一截。凭什么？她现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训斥自己，莫非以为生了个儿子，真的要上天了？

「哟，祥妃娘娘这是说谁啊？小孩儿家，抓一下，并不是故意的，下手又不重，祥妃娘娘何必这么大反应？是针对臣妾呢，还是针对公主呢？更或是，针对皇后娘娘？」

「胡宛迟，你——」

孔灵雁站起身来，指着她：「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——」她哽咽着，似乎有一肚子话要说，奈何不善言辞，只能呕在肺腑里，呕成一腔愤懑。

她哭出声来。

「你们——你们都容不得洗儿，本宫要去找圣上，让他评评理——」

她抱着孩子，走出凤鸾殿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